

喜事

茅指

文聯叢刊之一

事 喜

茅盾等著

燎原書屋刊行

一九四六年四月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一之刊叢聯文

事 囍

等 盾 茅：者作著

社 聯 文：者輯編

屋 書 原 燎：者行發

社報書洲五：處售經

號一二二路東山

社報書光新

號一十里吉榮路東山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文聯叢刊之一

編輯者 文聯社

喜事

柳青(一)

報施

茅盾(一八)

去國

謝挺宇(二三)

一天的工作

黃賢俊(六三)

喜事

柳青

故鄉的風俗和習慣，仔細想起來，全都有它們的意思。譬如無論紅事或者白事，除非逼不得已，人們總是等到秋收以後，在冬季的幾個月裏才做，一是因為在農忙的時候要耽誤大家的功夫，再便是待客用的各種肉類在暖天的放不得。就是冬季，除了白事要聽陰陽先生的指點之外，紅事又常在陰曆年底；這大約是因為待客的食用和過年的食用可以一齊備妥的緣故。在我的記憶裏，臘月二十四，二十七和除夕這三天，幾乎每天都有幾次鼓樂聲從我們住宅下面的路上響過，後邊接着一羣衣冠楚楚的，雖是受苦漢，也裝得一表文雅的「引人的」和「送人的」，在他們中間，一乘花轎在四個滿頭大汗的轎夫肩上是盪過去。我至今還不會忘記故鄉的人用以取笑待婿者和待嫁者的那句話：

「今兒幾，明兒幾，多會等到臘月二十幾？」

我正在臘月二十四回我們廟村去。路過的許多村子，常常從這個或那個院落裏傳來悠揚嘹亮的鼓樂聲，看見甚至窰頂上也簇擁着看熱鬧的人。沿路有好幾個地方，我的去路被吹手們細吹細打的要親的行列堵塞起來。出門多年以後，在快要回到家鄉的路上，聽到和見到這些從前對我熟悉的情景，我現在竟覺得新鮮而別緻了。但我騎的白馬却似乎並不習慣於這種音樂，當突然從村中傳來時，它要驚愕地昂頭豎起耳朵，而在當路碰到的時候，它便在鑼鼓喇叭合奏聲的前面暴跳

起來了。頭一次碰到，因為我猝不及防，它便把我從它的背上扔到結凍的路旁，碰傷了我的膝蓋。下午，日頭還很高，我便回到家裏。家人們同我接應了幾句久別重逢的那類話語之後，便驚奇的問我為什麼腿跛。我感慨着故鄉的喜事那樣多，便把路上的遭遇約略說了一遍，惹得衆人全哄笑起來。

「是嘛，年盡月寒，盡是娶媳婦的，」二哥隨着笑聲說道：「咱村裏今兒也有三家，天黑時就從咱這破底抬下了。」

於是衆人都談起娶親，說這也同「舊社會」不一樣了。從前的人賠個婆姨先不容易，有些訂親了還娶不起；現在的人有土地和苦工，便有了糧食，老百姓的糧食就等於一切……。說話中，二嫂已從立櫃裏拿出一碗油糕，端在我的面前。冷的，我不敢吃。父親叫她去做飯時順便熱一下再拿來，她便端走了。

「這是人家送的喜糕。」父親還解釋着，擡了一把鬚鬚。

「招財兒家的還沒送來哩，」侄子英兒爬在我肩上說。

其實，「喜糕」我還記得，這也是故鄉的一種風俗。娶親的第一日，事主必須用油糕待客。新女婿應該把油糕盛在一個柳條編製的盆子裏，親自挨門逐戶去送；稍微講究的，僱一個旁人攬着跟在後邊，普通農家，那便是新女婿自己送去了。我記得是每家四片，同村人無論本家或者外姓，都有一份。想到這裏，我心裏不禁暗笑起來。我小時每逢這種日子，午飯總是不吃飽的，詭譎地給自己的肚子留了空隙，專等着吃別人的喜糕。英兒現在對喜糕送來沒有的事這樣關心，想

來也不外這個原因。

不久之後，院裏哄起一片談笑聲，說是憨招財兒送喜糕來了。照例，他不進屋來。我的好奇心促使我拐着跛腿，出去瞻仰一下新女婿的風采。他竟完全不是我所想到的招財兒了。衣服嶄新：深藍的棉褲棉襖，束着一條月藍色的腰帶，洋襪子新鞋，戴着油亮的黑緞瓜皮殼帽子，頂上突起一顆殷紅的疙瘩。臉上洗得挺白淨，看不出一點羞態；而憨態似乎仍然像以前一樣——斜眼睛，笑時縱起兩頰的肌肉。這憨態使我一下子回憶起我所記得的憨招財兒來了，從前他的鼻涕快要壓塌嘴唇，因為擦鼻涕，袖口像磁片一樣硬而且亮；嘴裏不斷地淌着口水，胸襟變成了河灘。他家是我們的遠族，我和他同輩，他大約小我兩三歲。我們小時冬天常在一起打瓦片或賭小錢。他是最弱者，任何小孩子都可以用拳和腳教訓他的乖戾，而他的唯一回答只有哭叫着找他的娘老子去了。凡是這種人，誰都是喜歡用點小聰明給他起個綽號，因此招財兒的綽號便特別多，諸如因為眼睛斜所得的「吊眼子」，和因為個子矮所得的「三尺鬼」等等。但這已是十多年前的事，現在不提好了。這時招財給同院的五叔父家和我家送完糕，便要走了，却看見我出來站在門前的台階。他睜起那雙斜眼睛，盯視我半天……

「這不是四哥？」招財兒遲疑的說：「甚時回來的？」

「剛才回來嘛，」我的一個頂喜歡鬥笑的從兄弟說：「多年不見了，你還不把你的喜糕多送我吃兩片？娶媳婦的人，一點人情世故還解不開……」

「兩片？甚，三片也能行！」

招財兒慷慨地證着便把肩上的柳條盆子放在台階上，連忙認真地用一隻手拾着油糕片放在另一隻手裏。我看見那隻手裏已經有三四片之多了，他却還繼續拾着。這時，父親突然激怒地從屋裏衝了出來，叱咤起所有圍攏的人。

「該做甚的做甚去，你們！」他大叫着：「人家起身時按門戶打發够的，短下了好笑，是不是？盡是瞎種！」罵着，叫招財兒擱起柳條盆子，他用手推着他的脊背，說：「快去，還有這麼多沒送，一會新媳婦娶回來，拜天地時尋不上新女婿着……」說着，便一直推他出了大門。

院子裏便暴發了一陣哄笑聲。

重新回到屋裏，衆人都各自安靜下來。我洗完臉，坐在炕沿上喝開水。一個模糊的印象忽然閃現在我的腦裏，便迷惑地歪起頭來，問：

「我記得招財兒早幾年不是娶過媳婦了嗎？」

「娶過了，這是三婚。」二哥說。

「嘿，」父親冷漠地說道：「說是喜事，其實也够苦情。新社會裏，這怕是頭一樣不好處：

……」

我越發迷惑起來，更急於知道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父親不僅是舊社會的人，而且是同治皇帝的遺民。小時，母親曾說，大哥當年在城裏讀書的時候，因為變成民國，剪去了辮子，假期回到家裏，怎樣被他老人家痛打；如果不是衆人求情，幾乎不得繼續上學。故鄉變做新社會以後，自然更不會滿他的意了。聽說雖不敢公開詆譭，也不由得嗤之以鼻。我知道他所說的不好處，大約

恰恰相反。終於，還是二哥告訴我這件事的梗概。

招財兒的頭一個婆姨是魏家山娘家，叫魏蘭英。（故鄉的女人除了女學生和從前的孀子之外，全沒有官名。未嫁呼乳名，出嫁叫某某家，而在公文字據則是稱某氏。由此可見，魏蘭英只是特出的一个。）秉仁叔叔因為招財兒落拓不潔，在十六歲時便給他成了家，叫他的婆姨好好照顧他。初過門的一二年，兩口子都小，倒還安靜。隨後，故鄉鬧起革命，混亂了好幾年。這婆姨機靈活動，又有一份好口才，便跑到軍隊裏面，當了「女宣傳」。那以後便起了官名叫魏蘭英，她把長頭髮剪短，娘家婆家都管不得，成了「公家人」。秉仁叔叔因為時勢變了，也不敢開口。這樣過幾年，抗戰一起，故鄉便定了局。那時魏蘭英要走××，被娘家攔住，才留在地方上工作。她也常回家來，但每回總是同家人和招財兒淘氣，鬧離婚。一鬧便走好幾年。起先，兩親家還不願傷情，竭力維繫着，後來招財兒的丈母也變卦了，出面幫她的女兒。這樣，秉仁叔叔着了氣，便在忿怒中答應了離婚。

「就在今年四月，」二哥結束道：「兩家在區上登了記。魏蘭英而今在區上作事，又識了字：因此，一離婚就不知多少人爭她哩。……」

「還爭哩！」父親截斷別人的話，忿憤地插進嘴來：「是秉仁叔叔，是我，哼，早用臭腳片子踢出門限了。」

「自古『禿子嫁啞巴，西葫蘆配南瓜，』」二哥反駁道：「你單揭別人的短，不說咱招財兒的不爭氣……」

「原來不曉得不爭氣，兩家離開二十來里路，上山受苦還瞭見哩。人家大財小禮訂了親，鑼鼓掀天引回來，淘聲鬬氣幾年，搗够蛋了，說一聲『離婚』，登個記，完了。」

大約二哥知道在這種事情上同父親弄不清白的，便不響了。屋里一陣沉默。我自己一時也無話可說，只在腦裏閃着與這事有關的那幾個人的影子。忽然想到二哥在敘述招財兒的事時，卻不會提到招財兒自己怎樣的。我便以此問他，雖說仍有些好奇，但却打破了那種不愉快的沉默。

「他會怎樣呢？」二哥笑道：「聽說也打過幾回魏蘭英，可是回回總是魏蘭英打了他一頓。人家問起，他就會憨笑。說：『你婆姨那去了』他說：『誰曉得，大概出門去了。』有些二混子說：『你婆姨在區上同人家……』他倒樂得笑了，『嘿嘿，管她甚麼哩，我連自己管不了。』你看……二哥笑了笑，搖了搖頭。

這時候，有幾家近隣聽到我回來，便有人來看望。又是一陣道好之後，話頭便轉到別處去了。稍後，熱過的油糕端來，衆人謙讓一番，那連後來招財兒的喜糕算進去，統共十二片油糕便在人們的嘴裏大嚼起來。再後，正飯也端上了，人家說話的嘴便更被佔去。

黃昏後，幾家娶親的按照路的遠近，都依次回來了。我們大家一擁而出，擠在大門外面去看。剛剛看了頭一家過去，回到屋裏便聽見第二家的鼓樂聲由遠而近地傳來，於是衆人又湧了出去。故鄉的規例是娶親的一定要在日落以後回來，這樣下轎拜天地之後，「新人」正好在燈光中進入洞房。招財兒家因爲路遠，直至掌燈後好久，方從我家坡底下經過。我們出去一看，好不熱鬧。兩班吹手一齊吹打，鑼鼓喇叭聲震天價響；行進的步伐極其緩慢，簡直令人懷疑他們是站在路

上；前前後後的火把輝煌奪目，映出了山崖，樹木，住宅和我們這些看熱鬧的人的面孔。約莫有十分鐘之久，那行列和火把才從我們的視線中消失了去，但鼓樂聲的旋動仍然刺激着我們的耳膜。

回到屋裏，我說：「燈籠火把，還兩班吹手，秉仁叔叔發財了？爲什麼這樣大擺起來？」

「他發誰的財哩？」二哥笑道：「還不是撐好漢？秉仁叔叔心裏盤算，離婚就離婚，還愁老子沒媳婦？他這麼擺，不是抖富，是給世人和魏家山的親家看的。以咱看嘛，真是何苦。離婚的事咱村裏是頭一樁，別處可不知多少，新社會就說新社會的話，可是秉仁叔叔是古制人，不聽……」

「那他不是破費太大嗎？」

「還說破費？」父親又插上嘴來：「家產盡絕也是痛快，只要氣出的順。」

這樣，便又都沉默起來。大家的看法不同，正如故鄉的一句俗話所說：「琵琶和三弦彈不在一條弦上，」便不如不談還好。

夜間，有許多村人來同我拉話。擠滿了一窰的人，你一句他一句的說着，說來說去，話頭自然會拉到這夜眼前正在進行的招財兒的喜事上去。他們不僅說東的也有說西的也有，而且多數人都喜歡說，要是他是秉仁叔叔，他將怎樣怎樣……有些人竟至爲了別人的這樣一件事，互相爭執了起來，賭咒發願，似乎真是自己的事情一樣，弄到面紅耳赤。其中有一個進門要低頭的大漢，前次我出門時，人們都叫他「旗竿」：他們說他在今年春天被選做我們村里的自衛隊隊長，從前

的隊長，而今同村長一起一變而爲本村的首腦人物了。他紮着綁腿，農民式的棉襖上束了一條皮帶，褪色的灰軍帽底下露出用剃刀和剪子理成的「文明頭」，言詞中適合不適合地夾雜了許多新名詞和新術語。衆人都說他在冬天利用農閒整頓自衛隊，白天派哨，夜裏還要巡查，因此忙得很。又說他爲了負責任欲說話。已經得到一個新的綽號叫「響炮」了。聽了大家爲招財的事情而爭吵，他便嚷道：

「咱們吵一夜也吵不清楚！你們曉得什麼？秉仁老漢口口聲聲說，魏蘭英離婚，背後還有公家的點子，才真是合住眼睛說瞎話哩！」於是，他開始告訴大家，三月間他到區上去開會，親眼看見區委勸魏蘭英的情形。「區長說：正爲她是公家人，只要能湊活，還是不離婚的好，免得老百姓背後說長道短。魏蘭英表示不行，哭成個淚人，說，這麼着，她甯願回家當老百姓，也要離婚。區長還批評她一頓，說她意識不正……」

「那末，」我們父親不信任地歪頭問道：「爲什麼秉仁給我說，她從娘家回來還鬧得鬆些，從區上回來就越發厲害哩？你說？」

我滿以爲響炮被這一問窘住了的，誰知他却立刻頂上一句：

「這事年輕人懂得，你老漢不懂，」響炮說：「從娘家回來，娘老子勸過去；從區上回來，同男同志們一塊慣了，一看見招財兄那樣子，你看氣不氣？」

「對，對，」幾個人同聲說：「這話人能聽下去哩……」

「那末，……」父親又歪起頭來，但瞪了半天，終於說不出什麼來。

「這個不是公家人，」響炮加添道：「聽說是個家里圈大的女子，咱就盼望秉仁老漢給招財兒取個好媳婦吧，嘿，嘿……」

說話中，英兒喘吁吁地跑了回來。他母親說她是「集集趕，會會到，一回不到不熱鬧」的人。的確，他是頂喜歡趕這種熱鬧的一個孩子。譬如這天晚上，他是來來回回地將三家娶親的都跟着看到新人進入洞房，甚至就誤了晚飯。

「媽，媽，」英兒跑進來叫道：「招財的新媳婦比他還高一頭，兩個并排站着拜天地，我看見了的。新媳婦可胆大，那末多的人，還敢撩起紅布蓋頭，偷看招財兒哩。我看，哼，魏蘭英走了，招財又引得個老妮妮……」說着，搖頭擺尾地抖擻着，表示他的好奇心是如何地被滿足了。

「再敢瞎說，」他的母親瞪了他一眼，中叱道：「割你的舌頭！快嚥吞你的飯去，早是秉仁叔爺受屈得要命，你還……」

「我看見的，又不是捏造，」英兒擰起嘴來反駁着，拿着碗筷便出去了。

屋裏，衆人一陳哄笑之後，反倒不談這事了。我看出每個人都謹慎地約束着自己的舌頭，不使自已說出不合時的話來；因為秉仁叔叔原是帶着報復心理辦這樁喜事的，而英兒却那樣毫無顧忌地喊出一種不幸的兆頭，誰知事情將如何發展呢？我自己更是無話可說，只在腦裏暗自想着新人撩起被蓋頭偷看她的行將成爲終身伴侶的那種心理。一個農家姑娘要嫁給一個完全陌生的受苦漢，問他過一輩子，她是何等急於一瞬他的樣子，而這一瞬對她似乎有着一種決定一生命運的意義。但我知道，從前的女孩子多數並無這種勇氣，突破無數隻眼睛的束縛，而做出這樣大胆的舉

動。現在，聽說閨女們也常隨在母親的身旁，出現在人羣當中，胆子漸漸大了起來。膽子一大，便不免觸犯到舊的規矩，使一些人大驚小怪，像英兒這樣的小孩子也覺得新奇了……

翌晨一清早，便傳來了這喜事的新消息。五叔父照例是在鷄叫以後起去拾糞，早飯時才回來的。他所帶回的消息，說拾糞的和擔水的在路上都談開來了。

事情是這樣，花燭之夜的一切規矩和禮數都做過，新人背上拖的那條髮辮變成腦後的髮髻之後，送人堂客最後也退出洞房，那裏便只留下招財兒和他的新媳婦了。據多數聽房的年輕人說，這之後不久，那支理應亮到天明的紅燭便熄滅了。「你爲什麼把臘燭弄熄？」聽見招財兒在裏邊問。「我不願看見你，」新人不屑理睬的聲氣說。「爲什麼不願意看見我？」你是我的仇人。」中間隔過的一陣沉默，才又聽見招財兒遲疑的聲音：「他們說今夜燈不能熄的……」「我就要弄熄它！」「你不對嘛。」「你管我對不對，你管我對不對，你管……」「好厲害，」外邊聽房的人想：「還有沒見面的仇人？」有些村中的二混子和招財兒的表兄弟之類的親戚，一半是鬪笑，一半是氣憤，便同聲喊道：「打！」隨即聽見新人在裏邊也喊：「打！你們是姓×的，都進來打死我！」立刻，裏邊在漆黑一團中扭打成一片，夾雜着招財兒的叫痛聲和新人的哽咽聲。雖然在黑暗中，視覺失去了效用，但那個溫暖的，陳設花紅的洞房里，這時的情景是可以腦子想像的。聽房的人見事態惡劣，又進不得門，便吆喝了許多已經睡了的人來，這才告一結束。

「這裏，這裏，」五叔父指着他的手背和耳後的辮子，說：「都給招財兒抓稀爛。」說着，連連地搖着頭。

大家聽得瞠目呆口，先還驚奇地笑着，隨後都長長地嘆了口氣。

「旁人看起來，招財兒也實在可憐……」五叔父補充道。

「不是說新媳婦也哭了，爲什麼呢？」我問。

「新媳婦也可憐，」聰明的五叔父點頭道：「也可憐。他們說今早起看見她眼腫得像核桃一樣。……」

「兩個前生沒討得緣分。」二嫂嘆息着。

「唉，秉仁叔叔才可憐哩。」父親失神了半天，這才接上來說。

「他是自尋的」二哥評論道：「一離婚就請起多少媒人，財禮大小不管，要好的。『頂少比魏蘭英臭婊子好一千倍兒！』這是他說過的話。人家要甚給甚，說二十四塊銀洋的訂親禮，有着；說銀手鐲銀項圈，有着；說一匹藍市布，有着。一切的大財小禮都有着，單怕人家不給訂，四月裏離婚，五月裏訂親，六月里就引。硬是衆人勸的，這才耐到年底。我看那麼着就不行，而今的世事，總是弄合轆些好，還同舊前一樣哩？同舊前一樣是好了，魏蘭英也離不了婚。」

這一來，大家突地啞然沉默了。

按照喜事的禮數，這天早飯後，先是拜「神主」，事主和親近的族人，按照輩數和男女之別，次第向祖宗的牌位子磕頭，一對新人自然也參加在自己的那一輩中。拜完神主，便「見大小」，新郎和新媳婦向近族和親戚，依着輩數的大小磕頭或作揖，而在行禮之後，受禮者要將喜錢放在盤子里，喝一罇酒退去。記得從前行使銅錢和銀洋的時候，放喜錢常常舉在盤子上空，讓它們

掉下去，發出一種鏗鏘之聲，近來改用紙鈔，不知如何做法了。我也極想去看看這場熱鬧，但又不好意思，我家去的，自然只有英兒一個了。

下午，那個昨晚來過的自衛隊隊長「響炮」又來了，他是在那邊五叔父家裏給從兄弟派了今晚的哨，叮囑了一些事項之後，順便來我家走了一下。他說秉仁叔叔爲了擇吉日的事竟同懋德爺爺吵了一架。懋德爺爺是我們村中在家的唯一認識字的人，從前，他做過十三年村長，並且是每家的長年顧問，任何事情都須請教於他。但到革命以後，無論誰問到他有關公事的話，他總是插手而去，一邊連聲說着，「解不開，」或者「不管了。」近年則只是當做買賣的時候寫契約，小孩子生病的時候畫符咒，娶親的時候擇吉日而已。「響炮」說，當秉仁叔叔同他吵起來的時候，他便一拐一拐地急忙走回家去，把他那本包羅了各種契約、符咒、卜卦、時辰、象數……等等式子的「通書」取了來，給所有在場的人看，雖然他們中間幾乎沒有一個認識字的人，更不懂日子的好歹了。「我快入土的人了，還有作弄旁人的心？」懋德爺爺說着，激動得全身抖擻起來；「響炮」瞪着眼睛，顫抖着頭，向我們比擬着懋德爺爺當時的形容。

「兩個老漢都像小孩一樣，逗得人好笑啊。」響炮最後說。

「秉仁大概是話氣不好，胡猜疑……」父親面色陰暗地說道。

「不識時的人那來的好話氣呢？」二哥插上嘴來。

於是，衆人便把話頭轉到秉仁叔叔的「話氣上來了。」人家說他氣得頭也抬不起來，從早晨起，肚裏連冷水也不會進去，更不說吃東西吧。磕頭的時候，他勉強起來，算是磕了；但臉皮全

成了鐵青色，彷彿得了什麼猛病一樣……」

「招財兒可是不羞也不氣；雖說頸子上抓稀爛，還是一面憨笑……」響炮笑道。

談到招財兒，便又適合了英兒的興趣。他說「見大小時，應該磕頭的，譬如招財的祖母和母親，招財兒却磁人一樣站着不動；別人連喊：『磕，磕！』他却憨笑道：『自家人還……』而輪到不應磕頭的平輩親戚時，他却慌忙跪了下去，竟至連磕三頭……」

「可好笑哩，」英兒搖頭搖腦地說：「笑得人肚子疼。」

「你就是那樣！」他母親皺起眉毛瞅了他一眼。

「看的人全笑哩，又不是我一個……」英兒不服氣地說：「什麼都是我不對。」

突然，院子就響起一個老婆婆大嗓子的聲音，隨即推門而入，一看是三寡婦。我還認得她是因為不僅在我們村中，甚至在周圍二三十里以內，她也是一個著名人物。她生過六個兒子，却都活不在一起，分另了；她現在同一個小女兒單獨過活着。這老婆婆很有本領，會接生，會計算，常攬工紡紗，也常搬弄是非；因為整天「穿門子」消息是頂靈通的。無論誰家有點拌嘴的事，她都清楚底細。然而，超乎這一切之上，她還是一個出色的媒婆，故鄉的親事由她撮合而成的，正不知多少。現在，她說是五孀子眼痛，她早在那兒用針扎過，完了順便來看我一下。她進來見我們談着招財兒的喜事，便禁不住地顯出絕大的興趣。

「剛才我還同你們的婆姨們說了半天，」她大聲嚷道：「招財兒的親事，幸虧我沒沾邊。今早起，新媳婦要送人堂客把媒人叫到新房裏，說：『明兒到我媽家裏來，我同你有話。』」